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五十三回 期絕戶本婦盜財 逞英雄遭人捆打

凶德幾多般，更是慳貪。欺人寡婦奪田園。誰料水來湯去，典了河灘。跨上寶雕鞍，追趕戎蠻。被他縲上採將翻。手脚用繩縛住，打得蹣跚。

——右調《浪淘沙》

再說這晁家七個族人，單只有一個晁近仁為人也還忠厚，行事也還有些良心。當初眾人打搶晁夫人的家事時候，惟他不甚作業；無奈眾人強他上道，他只得也跟了眾人一同亂哄。後來便不能洗出青紅皂白，被徐縣公拿到街上也與眾人一般重責三十。為這件事，人多有替他稱屈，議論這徐縣公這樣一個好官也有問屈了事的。

看官聽說！若當日眾人要去打搶的時候，這晁近仁能拿出一段天理人心的議論，止住了眾人的邪謀，這是第一等好人了；約料說他不聽，任憑他們去做，你靜坐在家，看他們象螃蟹一般的橫跑，這是第二等好人了；再其次，你看他們鷸蚌相持，爭得來時，怕沒有了你的一分麼？這雖不是甚麼好人，也還強如眾人毒狠；既眾人去打，你也跟在裡頭，眾人去搶，你也都在事內，你雖口裡不曾說甚主謀，心裡也還有些忸怩，縣官只見你同在那裡搶劫，焉得不與眾人同打？這教是縣官屈打了他？這樣沒主意、隨波逐浪的人，不打他便打那個？

只是他另有一段好處：那七個族人，晁夫人都分了五十畝地，五兩銀子，五石糧食。那六個人起初乍聞了，也未免有些感激；漸漸過了些時，看得就如他應得的一般；再過幾時，那蛆心狡肚，嫉妨肺腸，依然不改。那魏三出名冒認，豈曰無因？恨不得晁夫人家生出甚麼事來，幸災樂禍冷眼溜冰。但只這些歪慳心腸，晁近仁一些也沒有，但是晁夫人托他做些事件，竭力盡心，絕不肯有甚苟且。那一年托他煮粥糲米，賑濟貧人，他沒有一毫欺瞞夾帳。若數晁家的好人，也便只有他一個。

他原起自己也有十來畝地，衣食也是不缺的，這樣一個小主，怎禁得這五十畝地的接濟？若止有了五十畝地，沒有本錢去種，這也是「拿了銀碗討飯」。晁夫人除了這地土以外，要工錢有了五兩的銀，要吃飯有了五石糧食。那為人又是好些的，老天又肯暗中保護，地畝都有收成，這幾年來成了一個小小的富家，收拾了一所不大的潔淨房，緊用的家生什物都也粗備。雖然粗布，卻也豐衣；雖不羅列，卻也足食。只是年過四十，膝下卻無男女。

一日，對他老婆說道：「咱當初也生過幾個孩兒，因你無有乳食，不過三朝都把與人家養活，如今都也長成。咱看人家有了兒子的，將咱的兒子要回一個來罷。」老婆接道：「你就說的不是了。人家從三朝養活起來，費了多少辛勤哩。你白白奪來，心上也過去的麼？我想給你娶個妾也罷。」晁近仁道：「娶妾可是容易的事？一來，恐怕言差語錯，傷了咱夫妻和氣；二來，咱老了，丟下少女嫩婦哩，誰照管他？不如將兄弟晁為仁的兒子過繼一個罷。『猶子比兒』，這能差甚麼？」定了這個主意，把那娶妾生子的事情都擦在一邊去了。

誰知好人不長壽，這晁近仁剛剛活到四十九歲，得了個暴病身亡。那晁為仁是他的嫡堂之弟，平素也不是甚麼好人，撒刁放潑，也算得個無所不為。晁近仁生前說要過他的兒子，豈不是名正言順的事？誰知晁思才合晁無晏這兩個歪人，他也不合你論支派的遠近，也不合你論事的應該，晁無晏依恃了自己的潑惡，仗托了晁思才是個族尊，如狼負狽，倡言晁近仁沒有兒子，遺下的產業應該合族均分。晁為仁到了這個田地，小歪人怕了大歪人，便也不敢在晁無晏、晁思才的手裡展爪，請了晁夫人來到。

晁夫人主意要將晁為仁第二的兒子小長住過嗣與晁近仁為子。晁無晏唆挑晁思才出來嚷鬧，不許小長住過繼，必要分他的絕產，狠命與晁夫人頂觸。晁夫人道：「老七，論此時，你是晁家的叔，我不是晁家的大娘孀子麼？事只許你主，不許我主麼？這晁近仁的家事是誰家的？我的地與晁近仁，若晁近仁活著，晁近仁承管；晁近仁死了，沒有兒，我與晁近仁的老婆種。既是你們不教晁近仁的老婆種了，我該收了這地回去。你們憑著甚麼分得這地？就使這地不干我事，都是晁近仁自己的地，放著晁為仁親叔伯兄弟，你們『山核桃差著一格子』哩！老七，我再問你：你今年七十多的人了，你有幾個兒，你有幾個閨女？你是個有意思的人，見了這們的事，該回頭，該贊歎，可該拿出那做大的體段來給人乾好事，才是你做族長的道理；沒要緊聽人挑，挑出來做硬掙子，待怎麼？依著我說，你只保守著，沒人分你的就好了，再別要指望分別人的。」

晁思才聽說完了，痛哭起來：「嫂子說的好話！我真扯淡！我是為兒，是為女，乾這們營生，替人做鼻子頭！列位，我待家去哩！這晁近仁的家當，您待分與不分，嗣過與不過，我從此不管，再別要向我提一個字！」又望著晁夫人作了兩個揖，說道：「嫂子上，多謝良言教誨，我晁思才如夢初醒。」說完，抽身回去。

這其餘的族人，見晁思才去了，稍瓜打驢，去了半截，十分裡頭敗了九分九釐的高興。晁無晏起初還是挑出晁思才來做惡人，他於中取事。今晁思才叫晁夫人一頓楚歌，吹得去了。眾人沒了晁思才，也就行不將去了，陸續溜抽了開交。晁無晏只得拿出自己的本領，單刀直入，千里獨行，明說不許過繼；若必欲過嗣，也要把自己的一個獨子小璉哥同小長住並過；若只過小長住，叫把晁近仁的地與他二十畝，城裡的住房，都騰出與他。翻江攪海的作亂。

晁思才已是去了，其餘的族人都退了邪神。晁為仁也不敢把兒子出嗣，獨自繫了晁近仁的二十五畝地，占住了兩座房，搶了許多傢伙，洋洋得意。添了地土，多打了糧食，鮮衣美饌，看得那八洞神仙，也不似他守妻抱子的快活。那晁近仁的老婆，一個寡婦，種那三十多畝地，便是有人照管，沒人瑣碎，這過日子也是難的。這晁為仁平素原不是個輕財好義之士，一些也不曾得了晁近仁的利路，為甚麼還肯替他照管，一來怕晁無晏計較，不敢替他照管，二來晁無晏也不許他去照管！要坐看晁近仁孀子守寡不住，望他嫁人，希圖全得他的家產。合他緊鄰了地段，耕種的時候，把晁近仁的地土一步一步的侵占了開去；遇凡有水，把他的地掘了溝，把水放將過去；遇著旱，把自己的地掘了溝，把水引將過來；遇著蝗蟲，俱趕在他的地內；自己地內的古路都挑掘斷了，改在晁近仁地內行走；又將自己地內凡是晁近仁必由之處，或密種了樹，或深掘了壕，叫他遠遠的繞轉；通同了裡老書手，與他增上錢糧，僉撥馬戶，審派收頭。別要說這寡婦，就是銅頭鐵腦，虎眼金睛，也當不起這八卦爐中的煅煉。今日二畝，明日三畝；或是幾斗雜糧，高抬時價；或是幾錢銀子，多算了利錢。不上二年，把一個晁寡婦弄得精光！虧了一個好人，起先原養活晁近仁的兒子，後來自己又生兩個兒子，此時憐念晁寡婦孤苦無依，遂養活了這個老者。

這晁無晏在順風順水的所在，扯了滿篷，行得如飛的一般快跑。家中有個絕大的犍牛，正在那裡耕地，倒下不肯起來，打了幾鞭，當時絕氣。抬到家中，剝了皮，煮熟了肉，家裡也吃，外邊也賣。別個吃肉的都不見利害，偏他的媳婦孫氏左手心里長起一個疔瘡，百方救治，剛得三日，嗚呼尚饗了！草草的出了殯，剛過了三七，另娶了一個郭氏。這郭氏年紀三十以上，是一個京軍奚篤的老婆。漢子上班赴京，死在京裡。這郭氏領了九歲的一個兒子小葛條，一個七歲女兒小嬌姐，還夾了一個屁股，搭拉著兩個醃奶頭，嫁了晁無晏。

這晁無晏只見他東瓜似的搽了一臉土粉，抹了一嘴紅土胭脂，滴滴拉拉的使了一頭棉種油，散披倒掛的梳了個雁尾，使青棉花線撩著。纏了一雙長長大大小腳兒，扭著一個搖搖顛顛的狗骨顛。晁無晏餓眼見了瓜皮，撲著就啃。眼看著晁無晏上眼皮不離了眼皮打盹睡，漸漸的加上打呵欠；又漸加上顏色青黃；再漸加上形容黑瘦，加上吐痰，加上咳嗽，漸漸的痰變為血，嗽變成喘，起先好坐怕走，漸漸的好睡怕坐，後來睡了不肯起來。起初怕見吃飯，只好吃藥，後來連藥也怕見吃了。秧秧蹣蹣的也還待了幾個月，一交放倒，睡在牀上，從此便再扶不起，吃藥不效，禱告無靈。閻王差人下了速帖，又差人邀了一遭，他料得這席酒辭他不脫，打點了要去赴席。這時小璉哥才待八歲，曉得甚麼事體？

這郭氏見了晁無晏，故意的把眼揉兩揉，揉得兩眼通紅，說道：「天地間的人，誰就沒個病痛？時來暫去，自然是沒事的。但

我疼愛的你緊，不由的這心裡只是害怕。」晁無憂道：「癱勞氣喘噎，閻王請到的客，這勞疾甚麼指望有好的日子？只怕一時間過擱不及，甚麼衣裳之類，你替我怎麼算計；甚麼木頭，也該替我預備。你別要忽略了。我活了四十多年紀，一生也沒有受凍受餓的事；這二年得了晁近仁的這些產業，越發手裡方便，過的是自在日子；又取了你一表的人材的個人，沒得多受用幾年，氣他不過；最放不下的七爺，七八十了，待得幾時老頭子伸了腿，他那家事，十停得的八停子給我，我要沒了，這股財帛是瞎了的。你孤兒寡婦的，誰還作你？只是可惜了！我合你做夫婦雖是不久，那恩愛比幾十年的還自不同。我這病也生生是愛你愛出來的。咱雖無千萬貫的家財，你要肯守著吃，也還夠你娘兒四五個吃的哩。你看著我的平日的恩情，你將這幾個孩子過罷，也不消另嫁人了。我還有句話合你說，不知你聽我不聽。」郭氏道：「你休說是囑付的話我沒有不聽的，你就是放下個屁在這裡，我也使手拿著你的。你但說我聽。」

晁無憂道：「我一生只有這點子兒，你是自然看顧他的，我是不消囑付。我意思待把小嬌姐與小璉哥做了媳婦，你娘兒們一窩兒一塊的好過，我也放心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郭氏道：「這事極好。人家多有做的，我就依你這們做。小璉哥今年不八歲了？只等他交了十六歲，我就叫小嬌姐合他圓房；小葛條打發他回奚家去。」晁無憂道：「你說的是甚麼話？你的兒就是我的兒，我的兒就是你的兒。咱養活養多少哩，休叫他回去，替他娶親守著你住，沒有多了的。」

郭氏道：「哎！說那裡話！他小，我沒奈何的帶了他來。他是咱晁家甚麼人？叫他在晁家住著。咱晁家的人也不是好惹的。」晁無憂道：「這倒沒帳。老七雖是有些扎手，這七十六七歲的老頭子，也『老和尚丟了拐，能說不能行』了。我倒還有句話囑付你：若老七還待得幾年，這小璉哥不又大些了？我的兒也不賴的，他自然會去搶東西，分絕產，這是不消說了。要是老七死的早，小璉哥還小，你可將著他到那裡，搶就合他們搶，分就合他們分，打就合他們打。這族裡頭一個數我，第二個才數老七。沒了我合老七，別的那幾個殘溜漢子老婆都是幾個假濃唾血的囊包，不消怕他的。其次就是宅裡三奶奶，這不也往八十里數的人了？要見老人家沒了，這也是咱的一大股子買賣。只是他丈人姜鄉宦扎手，就是姜鄉宦沒了，他那兩個兒也不是好惹的；這個你別要冒失，見景生情的。晁邦邦那一年借了趙平陽的二十兩銀子，本利都已完了，我是中人，文書我收著在皮匣子裡頭哩。他問我要，我說：

『趙平陽把你的文書不見了。』我另教人寫了個收帖給他，沒給他文書。待我沒了，你先去和晁邦邦說，你說：『趙平陽著人來，說你取了他二十兩本錢，這六七年本利沒還一個，說俺是中人，他待告狀哩。你要肯給俺幾兩銀子，俺到官只推不知；你要不給俺幾兩銀子，俺就證著，說取銀子是實，俺漢子是中人，他為俺漢子沒了，要賴他的。』晁邦邦是個小膽的，他一定害怕，極少也給咱十來兩銀。若是晁邦邦唬他不動，你可到趙平陽家，你說：『晁邦邦那年取銀子的文書，俺家收著哩，你有本事問他要的出來，俺和你平使，四六也罷。』你休要忘了。」晁無憂正說著，把手推了兩下子牀，說道：「老天，老天！只叫我晁二再活五年，還乾多少的要緊事，替小璉哥還掙好些家當！天老爺不肯看顧眼兒，罷了，罷了！」

郭氏道：「你有話再陸續說罷，看使著你。你說的話，我牢牢的記著，要違背了一點兒，只叫碗口大的冰雹打破腦袋！」晁無憂果然也就不說了。過了一宿，睡到天明，就啞了喉嚨，一日甚於一日，後來說的一個字也聽不出了。睡了幾日，閻王又差人來敦請，晁無憂象牛似的■■了幾聲，跟的差人去了。郭氏也免不的號叫了一場。與他穿了幾件隨身的粗布衣裳，做了一件紫花道袍，月白布棉褲、藍梭布襖都不曾與他裝裹；使了二兩一錢銀子買了二塊鬆木，使了五百工錢包做了一口薄薄棺材；放了三日，穿心槓子抬到墳上葬埋。合族的男婦都因晁夫人自來送殯，別人都不好不來。

晁思才見得出殯甚是苟簡，棺木甚是不堪，抱了不平，說道：「小二官也為了一場人，家裡也盡成個家事，連十來兩銀的棺材也買不起，一個經也不念，紙繚也不做幾著，鼓吹也不叫幾名，拉死狗的一般！這姓郭的奴才安著甚麼心腸？好不好，我捋頓毛給你！俺孫子兒沒了，連說也不合眾人說聲，頂門子就出，有這等的事？我就滴溜溜腳子賣這奴才！小璉哥我養活著他！」在墳上發的象醬塊似的。

這郭氏不慌不忙走向前來對著眾人問道：「這發話的老頭子是咱家甚麼人？」眾人說道：「是七爺，咱戶裡的族長。」郭氏道：「我嫁了晁二也將及一年，我也沒見這位七爺往俺家來，我也沒見俺往七爺家去，我自來沒聽見有甚麼七爺、七奶奶的！嫌材不好，這是死才活著可自己買的！嫌出的殯不齊整，窮人家手裡沒錢！我也不知道咱戶族裡還有這幾位，也不知是大爺、叔叔、哥哥、兄弟的，我只當就止一位三奶奶來送了一兩銀子，我換了錢攪纏的抬出材來！我也早知道咱戶裡還有七爺這幾位，我不排門去告助？也象三奶奶似的，一家一兩，總上來七八兩銀子，甚麼殯不出的？甚麼經念不的？我肯把漢子這們等的拉出來了麼？」

晁思才說：「你這話也沒理！你家死人，教俺助你？」郭氏道：「俺家死人罷呀，累著你那腿哩，你奴才長、奴才短的罵我？你憑著甚麼提溜著腿賣？你一個低錢沒有濟助的，一張紙也割捨不的燒給那孫子，責備出的殯不齊整哩，又是不唸經哩，撒騷放屁的不差麼？我勸你差不多罷，俺那個沒了，沒人幫著你咬人，人也待中不怕你了！你別嫌俺的殯不齊整，只怕你明日還不如俺哩！」

晁思才氣的暴跳，說道：「氣殺我！氣殺我！我從幾時受過人這們氣？他說我明日出殯不如他，我高低要強似他！」郭氏道：「你怎麼強似俺呀？你會做跌塑像拿泥捏出俺這們個八九歲的兒來麼？」晁思才道：「你說我沒兒呀？我用不著兒！我自己打下墳，合下棺材，做下紙紮！」郭氏道：「你打下墳，合下材，可也得人抬到你這裡頭。你沒的死了還會自己爬！」

晁思才道：「怎麼？沒的俺那老婆就不抬我抬罷？」郭氏道：「看你糊塗麼！你拿著生死簿子哩？打哩你那老婆先沒了，可這不閃下你了？就算著你先沒了，你這一生慣好打搶人家的絕產，賣人家的老婆，那會子，你那老婆不是叫人提溜著賣了，就是叫人搶絕產產的走了，他還敢抬你哩！」

晁思才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沒要緊扯閒淡！可是齊整不齊整，該我腿事麼？惹的這老婆撒騷放屁的罵我這們一頓！」望著眾人道：「咱都散了，不消這裡管他，我待不見老婆有本事理麼？」又走到晁夫人轎前說道：「既送到墳上了，嫂子也請回去罷。」晁夫人道：「你們先走著，我也就走了。」晁思才就替晁夫人僱了轎夫，郭氏將著小璉哥到轎前謝了晁夫人，然後晁夫人起轎前行。晁梁同著族人，三個家人跟著，步行了走進城內。止有郭氏在墳看著與晁無憂下葬完了，同了小璉哥回家。

郭氏將晁無憂的衣裳，單夾的疊起放在箱中，棉衣拆了絮套一同收起；糧食留夠吃的，其餘的都糶了銀錢，眨在腰裡；錫器化成錠塊，桌椅木器之類，只說家中沒的攪用，都變賣了錢來收起；還說家無食用，把鄉間的地每畝一兩銀，典了五十畝與人，將銀扣在手內。過了幾時，又說沒有飯吃，將城裡房子又作了五十兩銀典與別人居住。刷括得家中乾乾淨淨，串通了個媒婆，兩下說合，嫁了一個賣葛布的江西客人，挾了銀子，捲了衣裳，也有三百金之數，一道風走了。小璉哥哄出外去，及至回家，止剩了幾件破牀破桌破甕破瓶，小葛條、小嬌姐、郭氏，絕無影響。

小璉哥等到日落時分，不見郭氏娘兒三個回來，走到門口盼望，只是悲啼。間壁一個開胭脂粉鋪的老朱，問其所以，知道郭氏已經跟人逃走，與了小璉哥些飯吃，合小璉哥到了家中，前後看了一遍，一無所有，冷灶清鍋，好不悽慘。老朱問他：「你戶族裡合誰人相近？我與你看了家，你可到那裡報他知道，教他與你尋人，又好照管你。」小璉哥說：「我不曉得合誰相近，我只時常往俺老三奶奶家去。」老朱問說：「是大宅裡老三奶奶麼？」小璉哥回說：「就是。」老朱說：「我著俺小木槓子送你去，看你迷糊了。」

將了小璉哥到宅裡，見了晁夫人，他也知道與晁夫人磕了兩個頭，哭的一淚千行，告訴說，他娘將小葛條、小嬌姐去的沒影了。晁夫人問道：「他沒有拿甚麼東西麼？」小璉哥哭說：「拿的淨淨的，還有甚麼哩！」晁夫人又問他：「你往哪裡去了？他走，你就不知道？」小璉哥說：「他說：『你到碼頭上看看去，有賣桃的，你教叫了來，咱買幾個錢的吃。』我看了會子，沒有賣桃的，我就往家去，他就不見了。」晁夫人：「這天多咎了，那有賣桃的？這是好哄孩子去呆呆的看著，他可好慢慢的收拾了走。我看你那老婆斬眉多梭眼的，象個殺人的劊子手一般，那日在墳上，那一蕩說，說的老七這個主子還說不過他，投降書降表跑了。這

可怎麼處？還得請了老七來怎麼算計。」一邊差了晁鸞去請晁思才來商議，一邊叫晁書娘子拿點甚麼子來與小瑾哥吃。

不多時，晁鸞請晁思才來到。晁思才見了晁夫人，沒作揖，說道：「晁無晏的老婆跟的人走了？」晁夫人道：「據小瑾哥子說，象走了的一般。」晁思才道：「這賊老婆！狗受不得的氣，我受了他的！他走了，只怕他走到天上，我晁老七有本事拿他回來！放心，沒帳，都在我身上！說是跟了個賣葛布的蠻子去了，別說是一個蠻子，就是十個蠻子到的我那裡！嫂子，你叫人把咱那黃驃騾備上我騎騎，我連夜趕他去；你再把咱的那鏈給我，我伴怕好走。」晁夫人都打發給他。

晁思才又問晁鳳借了銀頂大帽子插盛，合坐馬子穿上，係著■呈帶，跨著鏈，騎著騾，一直去了。趕到五更天氣，約有八十里路，只見一伙江西客人，都騎著長騾，郭氏戴著幅巾，穿著白氈套襪、烏青布大棉襖、藍梭布裙，騾上坐著一個大搭連，小葛條、小嬌姐共坐著一個馱籃，一個騾子馱著。晁思才從二、三十步外看得真切，吆喝一聲，說道：「拐帶了人的老婆那走！」郭氏說道：「俺家晁老七來。」

這些江西人知是郭氏夫家有人趕來，一齊大喊，叫：「地方保甲救人，有響馬截劫！」把晁思才團團圍住在當中。那曠野之間，那有甚麼地方保甲？反把晁思才拿下騾來，打了個七八將死，解下騾上的韁繩，捆縛了手腳，叫他睡在地下。騾子也絆了四足，合那插盛鐵鏈，都放在他的身旁。拾起一塊石灰，在那路旁大石板上寫道：「響馬劫人，已被拿獲。趕路匆忙，不暇送官正法，姑量責捆縛示眾。」寫完，擦下晁思才，眾人加鞭飛奔去了。

把個晁老七打的哼的象狗嗙黃一般，又捆縛的手腳不能動彈。那騾又只來嗅他的臉合鼻子嘴，偏偏的又再沒個人來往，可以望他解救。直捆縛到日出野外，只見幾個行客經過，見他捆縛在地，向前問他，說其所以。那些人見了牆上的粉字，說道：「你別要說瞎話！他說你是響馬，只怕到是真。」晁思才道：「響馬！響馬！沒的是響騾不成？」內中有的說道：「這是個混帳人，做甚麼響馬？替他解開罷。咱待不往縣裡去哩麼？」方都下了頭口，替他解了繩，也把騾腿解開，扶他上了騾子，同了眾人同來到了縣前，讓那些解放他的人到酒飯店款待他們。

正吃酒中間，兩個人也進店吃酒，原與晁思才相識，拱了拱手，晁思才讓他同坐。那兩人道：「老七，你昨日日西騎著騾子，跨著鏈，帶著插盛，走的那凶勢，你今日怎麼來這們秧秧踉踉的？」晁思才道：「休說，說了笑話！要不虧了這幾位朋友，如今還捆著哩！」那幾個人聽他說這話，又知他實是武城縣人，方才信他不是個響馬，吃完散去。

晁思才依舊騎了騾子，回到晁夫人家內，訴說了前事。晁夫人道：「你每常說會拳棒，十來個人到不得你跟前，我當是真來，誰知幾個蠻子就被他打得這們等的。早知道你是瞎話，我不叫幾個小廝合你去？快暖上酒，外頭看坐。快往書房裡請你二叔去，來給你七爺暖痛。」晁思才道：「我不好多著哩，不消去請學生。嫂子有酒，你叫人送瓶我家去吃罷。這老婆的事，咱也改日商量，我斷乎不饒他。他就再走十日，咱有本事拿他回來！」晁書娘子旁邊插口道：「七爺拿他，可捎把刀去。」晁思才道：「捎刀去是怎麼說？」晁書娘子道：「拿著把刀，要再捆著，好割斷了繩起來跑。」晁思才合晁夫人都笑。晁夫人道：「臭老婆！七爺著人打的雌牙扭嘴的，你可不奚落他怎麼？快裝一大瓶酒，叫人送給你七爺去。」

這晁無晏的下落還未說盡，且看後回，或有結局。